

2019.04.06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六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为吴译凡。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长期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每期奉上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录

1 《遣送回内地》	3-6
2 《当天空成为约束》	7-9

引渡

遣送回内地

不慢 译

发自香港

一份法律草案将允许香港向中国警方交出犯罪嫌疑人

“中国靠得住，猪都会上树！”抗议者举起的众多讽刺海报中的一块这样写道。3月31日，数千名香港人冒着寒冷的细雨，到地区政府总部前集会。许多人高喊谴责香港行政长官林正月娥的口号。泛民主派的活动人士作起了激励人心的演讲。不远处，一群戴着面具的抗议者挥舞着要求香港独立的标语。

抗议活动事关一份将允许香港向内地引渡嫌疑犯的法案，这是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后第一次提出这一法案。4月3日，一份草案已被送到香港的立法机构，而且一定会被通过。根据中国的意图，建制派议员占多数。

根据“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香港与内地的司法体系是分开的。该地区已与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达成了自己的引渡协议。在主权移交前不久通过的关于引

渡逃犯的法律，明确指出，该法律不适用于中国的任何地区（后修正为“中国的任何其他地区”）。新的法案将会打破这一排除规则。香港大学陈文敏 (Johannes Chan) 教授说，将中国排除在外，让那些与香港签署引渡协议的国家不用担心嫌疑人会被再引渡到内地。这些国家已经得到保证，这项新法案不会溯及既往。

一位中国的前高级警官告诉香港地方公共电台（RTHK），中国认为有超过 300 名嫌疑犯从内地逃到了香港潜伏起来。大部分都被怀疑有过腐败之类的经济犯罪行为。但是因为香港政府经常向共产党的要求屈服，一些香港人担心香港政府会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将该法案施用到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其他的政治麻烦制造者身上。与香港不同，内地提供的“公正审判”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该法案并未包含政治犯。如果嫌疑人面临死刑威胁，香港也可能会拒绝引渡要求。但是共产党经常以非政治性犯罪为名追捕其敌对者。

那些在政治上不受中国当局欢迎的人习惯将香港作为安全避风港，中国对此显然感到懊恼，这加剧了人们对于该法案的担忧。2017 年，一名与中国的高层家族有紧密联系的亿万富翁肖建华在香港被便衣警察控制并带到了内地。2015 年，香港的 5 名书商神秘失踪，只在内地的羁押状态下重新露过面。其中一名是在泰国被绑架，另一名则是在香港被带走。他们的罪名是销售关于中国领导人八卦的书籍。林荣基是其中一人。他在内地与香港的边界通关时被捕，在被审问数月之后才被释放。他站在了抗

议这项法案的队伍的最前排（照片中戴着棒球帽的正是他）。林先生说，他准备在法案生效前离开香港，以防因为这项法案而被逮捕。

也许是为了避免聚焦于与内地之间的可能有争议的引渡案件，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来证明法案修订的合理性。去年2月，一名香港人从台湾逃回香港，据说他在台湾谋杀了自己的女朋友。台湾当局希望香港能把他交给台湾。但是香港称，由于现有引渡法律不适用于中国其他部分的规定，导致他们无法这么做。香港官方的立场与内地一样：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泛民主派的公民党领导人杨岳桥（Alvin Yeung）认同有充分理由向台湾引渡嫌疑人的看法。但是他说没有必要像被提交的法案那样，作出如此大的法律修改；他辩称，该法律应该仅仅需要作出微调，排除向内地引渡嫌疑人即可，这同样可以允许向台湾引渡嫌疑人。

被提交的法案提到，要符合引渡条件，一名嫌疑人必须被控告犯有37项罪行中的一种，其中包括谋杀、绑架以及强奸。还有少量与白领犯罪有关。香港政府坚称，有充足的措施可以确保排除有政治意图的引渡。建制派议员周浩鼎（Holden Chow）说，即便内地企图通过控告一个政治犯触犯了非政治性的罪名来确保引渡，香港的法庭也能够找到其中的“伪装起来的动机”，然后拒绝引渡。但是学者陈先生称，证明案件中的政治意图的责任被推给了被告，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商人们的游说，3月26日，香港地方政府同意，9种香港的引渡协议通常会涵盖的罪行将不会被纳入该法案中，包括税收违法行为、非法使用电子计算机。政府同时决定将可引渡的罪行的刑期下限从1年以上改为最低3年以上。这消除了一些香港人认为会被一些小事而引渡的担忧。但还是有很多人担心一些可引渡的罪名还是太过宽泛，比如“与贿赂有关”的犯罪。

全世界还有很多人同那些香港人一样，对于向一个如此缺乏正当程序的法律体系引渡嫌疑人表示担忧。全世界仅有大约40个国家批准了与中国的引渡协议。其中很少是富裕的民主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韩国是特例）。内地政府的喉舌《中国日报》谴责批评该法案的人在“散布谣言”，并说这项法律“不可能被滥用”。很多人对中国的司法环境充满疑虑，这让别人很难相信上述话语。

当天空成为约束

吴译凡 译

发自大兴

北京正在建设巨大的新机场。延误仍将是常事

在北京南缘的大兴区，一座崭新的巨型机场已近竣工，官方对其冠以诸多“之最”。这座机场也对得起这些褒奖。这座有着金色顶盖的航站楼是建筑设计中的鸿篇巨制，其设计者为伊朗裔英国建筑师 Zaha Hadid。（Hadid 已于 2016 年新机场动工后不久去世。）新机场的钢筋顶棚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据说是世界所有机场之最；航站楼底层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无缝单块混凝土，面积接近 25 万平方米，大致等于 35 个足球场大小。负责机场建设的国企介绍说，施工建设中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而仅仅是十年前，首都北京就号称完工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人造建筑——现今首都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T3 航站楼（也是
由一位英国建筑师设计）加上一条新修建的跑道，让该机场的运
力翻倍，达到每年 8 千万人次。然而，首都机场去年的吞吐量为
1 亿人次，仅次于美国亚特兰大的机场，位居世界第二。某外国
航空公司的一位高管称，北京“为另一座新机场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大兴机场将建设 4 条跑道，而首都国际机场有 3 条。

在别的国家，规模如此浩大的工程免不了拖了又拖，而且超支甚巨。但在中国，就如其他大工程一样，老百姓就算不答应，那也不是事儿。为了新机场的建设，土地征收是官方说了算：拆了 13 个村庄，转移安置约 2 万人。据项目经理李建华介绍，大兴机场没有超预算（800 亿人民币，或 120 亿美元），工期也准时，将于今年 9 月启用。按官方说法，这是为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献礼。

新机场所在的首都以南地区，经济上相对欠发达，建设新机场目的之一也是要造福此地（新机场距东北方向的首都机场有 67 公里）。从北京市中心到河北雄安新区，大兴机场几乎是一个中间点。目前正在建设的雄安新区位于河北省，在大兴区以南，其目的是为了纾解首都的人口压力。大兴周边的基础设施，包括连接机场、雄安新区、北京市区之间的公路及高铁，其造价达到机场的四倍。

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新机场。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预测，到下一个十年的中期，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该协会认为，到 2037 年，中国每年将为 16 亿人次乘客提供空运服务，比 2017 年多出 10 亿人次。相应地，航空公司在中国的空域也需要更大的空间。解放军空军严格掌管着中国空域约 75% 的面积，以防空为目的而言，这一比例已远超其他国家。而不少业界人士认为，中国并不愿放松管制。如此一来，其结果就是乘客

经常会遭遇延误，不仅时间长，且无法预测。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在北京-上海走廊，这一中国最繁忙的航线上。如果客运量将如预计一样增长，拥堵的情况势必会更严重。